

編輯者 電信界月刊社

定價 全年五角半年三角另售每份五分

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內政部登記警字六三一號

# 雷信界

第二卷第十九期合刊

戰時半月刊

(重慶安慶印刷局承印)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第一新聞紙

## 本刊重要啟事

本刊因人事調動關係，自本卷第七期起移渝出版。以後文稿定閱，請逕寄重慶刁家巷三十號三樓本社收。

## 保衛線上

仁傑

從阻止敵人打通津浦到保衛大武漢

從皖北困難地過到了漢口，經過一團整頓補充，又奉令整隊東進，從阻止敵人打通津浦到保衛大武漢，工作是格外艱苦了，但每顆心是格外堅實熾熱的。七月二日向警備局領得軍機一部，途用莫機二部，全隊機械進發。這次必登不同子，在皖北的時候從來沒有帶過被人家譽之謂「汽車」——當然莫機是「牛車」了——的軍機，現在是相當「機械化」了。

我們始終跟着軍事上的需要而轉的，在途中忽接浦水報務激增需人孔急的報告，就停止了一部人的黃梅宿松之行，一起到浦水再說。

久違了的滔滔江水，還是不斷地向着去故鄉的方向流，過去總嫌牠雖壯而太濁，現在只覺得分外親切了。一艘有氣沒力的小汽船順着水徐徐流，流罷！流到故鄉！但只短短的一個大半天的行程，燈燦的晚霞映着水面，江中盡是匈奴血，一湖新漲的碧水，正打着着狂浪江流，我們滿懷與感地上了蘭溪岸。

二百里急行軍

天氣熱得要命，一艘小舢舨滿載了糧料

逆着潮流搖動，怪費氣力的，船頭上撐篙的船夫不住地嘔吐咕嚕罵船尾上的老婆把舵不得法，船輪裏兩個不會騎腳踏車的倒罷鬼被暑氣蒸得只是打滾。好大半天，船泊浦水城下。

才把機器裝好和××通氣，隊長連接了好幾個××副司令長官部來的電話，要我立刻攜械赴××，大概他們已預聞我們這「批機械化」的「部隊」已到了前綫。

這裏本來也很忙，不過我們要聽最高長官的話，今天半夜折機器，天明四句鐘生

### 要目

- 保衛線上
- 勸告失地同人
- 一年來電信界救運之回顧
- 搶救
- 利用電話機傳遞電報與莫氏傳報之利弊
- 劫後揚州
- 前線的人手機器問題
- 讀了「前方電信交通的幾個要點」後
- 天津電報局苦撐半年之經過
- 電信與節約運動
- 遠方寄來的同情

汽車先到××，再設法上××，總共二百里，限今天趕到。」隊長下了這樣一個緊急命令。

沒有第二句話，××局主任連打電話來求援，人家「照架不住」，我們當然要去增援的。

可是山腰裏築起來的公路實在使人不敢相信，這是可以走汽車的，加以汽車夫的架子又大，一定要到人家心焦了才開車。像蝸牛樣的爬上了山頂，又像滑梯上的小孩樣地瀉下來，這才使我們對於司機者的怨恨變為驚慕。車始終在顛簸起伏的崗巒中盤徊曲折。在羅田城外的一棵大樹下停下時正十二時。

司機的只顧兜攬回滿水的乘客，一元的，二元的，橫豎不用買票，只要在上車前把鈔票暗暗地遞到開車的手裏，萬事大吉大利了，當然再也不願運我們這批「硬漢」和山頭拚命。

「機械化」的部隊，再也不能「機械化」了，還是用晚北時的老法子。

二個鐘頭以後，我們又繼續前進了，現在是二十多人的一長隊，十七個挑夫扛着鐵鏈，木箱，行李……開始一個個相繼艱苦的行程——八十多里的崎嶇山道。

「限今天趕到」，這是命令，沒有人會遲疑，雖然已是下午二點鐘了，放在面前的是

那麼一個須要相當毅力勇氣去完成的任務。

暴烈的陽光斜射着大地，綠田，樹林……在燦熱的氛圍中睡去了，只有不耐煩蟬聲響遍了山谷，路邊的流水奏着清脆的音樂，感謝牠減輕了我們烈日長征的難受。

挑夫被重担壓得格外臭汗奔流，又是鐵錘，怕是炸彈，木頭箱，裏面有槍彈，小心躍躍的，不要碰到路旁凸出來的山谷，那可不是玩約，留戀着每一池清泉，每一顆大樹，每一個茶棚。

於是我們就談起話來：

「老鄉，是誰叫你們來挑東西的？」

「縣政府，官長！」

「縣政府爲什麼能很快地把你們找來呢？」

「是縣政府指定好了的，沒有事的時候，每天給我們一毛錢一個人，那一位官長要我們挑東西，那是另外有錢的。」

是的，現在不會再像過去那樣強拉民夫了，但民衆的沒有組織，沒警覺，依然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平時不燒香，急來連佛還脚不肯抱一抱，沒法想，有的是法幣，「橫豎有錢給你們的啊，」這是一句很普遍的響在老百姓耳邊的話，因此軍民合作，也只能做到「強迫」「利誘」。今天十七個挑夫和我們的關係是每人法幣一元。

「那不是比在家裏種田好嗎？」

## 勸告失地同人

自蘆溝橋事變發生，接着八一三戰事開始，十閱月之間，淪陷敵手之城市，數不在少。凡有電局之都市，同人備嘗顛沛流離，有隨軍撤退者，有未及脫險而陷於敵區者，其情形之苦痛，有難以言語形容，或被敵人強迫擔任通訊工作，或被擄爲敵運輸糧軍。同陷入敵區之同人，不得自由，吾人殊寄其同情之感，然處此情況之下者，究屬少數，皆大多數之居心，使人有不能已於言者，要皆吾界親愛之同人，安得默而不言，言而不盡乎。

自展開全面抗戰，凡屬國人，當如何努力，爭取國家之獨立，民族之生存。我界同人，一國民一份子，而且握軍事交通之樞紐，其職責之重大，有非他項事業所得而比擬。在失陷各地同人，雖然暫時失了肩任此種重責，但無論如何，當設法逃出，免得爲敵人所威脅，喪失自由之人格。在極積的說，要想法破壞敵人之通信交通，消極的說，最低限度，不能爲敵人担任通信工作。失地同人，要凜然於國家民族生死關頭，不得不垂涕而告者一也。

有自失地逃來者談：未來之前，開湘漢米買三十元一担，房間百元一月，同人來歸者，當局僅發三十元遣散，有些同事，咸憤

「是啊！種田是沒有把握的！」一個二十來歲挑着兩個草箱的小夥子，用掛在頸項裏的灰色布巾抹了把汗，很高興地挨到我身邊來。

我們想找二三個工友，老是跟着我們走，每月工資十多元，你們中間有願意去的嗎？」出乎意料地到起了一陣熱烈的應聲！

「真的嗎？誰不願意，總比在家裏愛吃憂着好些。」

在一棵大樹下又歇了下來。

「官長，真的嗎？我願意跟你們走！」

「我願意……」

一個個都來「請纒」了，事情反而弄得不好辦，於是提出了「約法三章」：

「第一，要身體好，

第二，要做事勤懇，

第三，要勇敢不怕死。」

這一來可把一股熱情壓住了，頓時說話的就少起來；在這個場合裏，財神菩薩也失了威力了，只有那二十來歲的小夥子還拍着胸膛，挑起担來就走，從此他老是走在最前面，不給任何人超過他。

疲困和山道的陡斜等量增加，搶上一個山頭，上面矗立着一個正立方體的碉堡，對面隔着一個山窩又是一個，在右前方，每個高崗山頂上，還富有慘痛的教訓的遺物，當我們困疲地在牠腳邊休息時，如何地悔恨而

必要以之爲打擊真正的敵人的堡壘！山頭翻夠了，暴烈的陽光已去了牠的威力，被背後的山峯吞沒了，挑夫們要求停止前進。

「官長！離××城還有二十五裏啊！」一輪明月不知什麼時候已爬上了山頂，薄薄的一片，茶棚裏亂晃着人影，有人在向茶棚老關要求住宿了。

「不，我們一定要在今晚完成這艱苦的行軍，走吧，月亮已出來了！」挑夫們又沒奈何地舉起沉重担子，遲疑的也只有拐着腿跟上來。

再也沒有人高興多說話了像一條巨大的莽蛇，在水銀般的月光裏徐徐一起一伏地移動，默默地每一顆心切盼着前面快些發現一點城市的燈光。

忽然，前面水澗裏冒着濃烈的蒸氣熱的水在石板橋汨汨地流着。

「溫泉！」一個狂喜的呼聲，立刻大家都解下單衣跳下去，胡來一陣，一片熱烈的歡笑。可是上邊又有人在催了：

「這裏離城不遠了，明天再來吧！」

始終沒有發現燈光，夜十一時，僥進了一圈兒矮矮的城牆，月光瀉在狹隘的街道上，漆黑的店鋪裏歪斜着一堆困疲的人。

從密集隊形到散兵線

全隊僅分駐×××兩局，經過了個把

於將來生活爲艱，未免躊躇不決。試閉目以思，湘鄂爲產米之區，何至苦此，大戰以來，軍費旁午，報務驟增，更感人手不敷，何來遣散之說！此皆漢奸誑造謠言，亂我陣線，不是信。質直言之，此間物價甚平，工作正緊失地同人不可輕聽謠言而以實情相告者二也。

失地同人，多有不明利害，以此次抗戰，仍比擬內爭者；甲來作事拿薪，乙來仍作事拿薪，祇抱吃飯主義，忘民族存亡利害。尤其是年齡較高者，莫不如此打算。記得作者在某地時，簽名於最後撤退者，皆年老同事，我當時五內中燒，深慚不如若輩之勇敢，後來某地在中央焦土政策之下，付之一炬，不久敵人登岸，彼等人視顧任其D D K K之作，我始恍然於所謂署名最後撤退者，其意在此而不在彼也。有的圖目前不舒服的渾水撈魚，冀得非法的收入，雖然未必意爲奸，而無形當了敵人的工具，希望抱此類心理的同人，要明瞭古語所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亡而身家何保？要犧牲小己，來共同挽救民族之危亡，此對失地同人謹以赤誠而勸告者三也。

最後爲甘心作敵人之傀儡者進一言：首先望各位懸崖勒馬趁早回頭，仍不失爲大好男兒，語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况殘暴敵人，行同禽獸，縱其恭順諂笑，數仍淫汝

月靜寢的生活，畢竟在青山綠水間正要睡去的時候，隊長鄧打報來催了，要我們携械赴最前線去增防的。X隊員也紛紛向前調。靜寢的山居生活雖曰無聊，畢竟值得留戀的。但終於一天的早晨又踏上了崎嶇的征途。

情形大變了，我們在X靜靜地過了一個多月，溪水城却鬧得滿目悽涼了。留下來的都是新鮮的殘暴的痕跡。踏過了滿街瓦磚，出城去找工作場所。

工作不如意，叫罵無用，咒詛一樣也無用，一大堆一大堆寫着密密字碼的印電紙決不因此而會飛出去，於是有人提了：

「人手不夠，大家通力合作吧。」

這話倒怪可入耳的，於是有的整日夜在緊張地工作，有的却認為良機難得，橫豎沒有排班，一股腦兒胡幹誰也管不了誰，好，你來通力合作，我就合而不作，結果整日夜工作的也精神萎靡。心灰意懶了，天氣又太熱，鄉下沒有洋樓自來水，紅沉沉的塘水，到底不比酸梅湯，豬牛雞鴨也不是可以「共存共榮」的走進報房就得覺頭痛，吃不消，生病啦，一人，二人……人手不夠，報務積壓又加了一層。

又有人提了：

「人手不夠，我們來加班吧！」

加班！你加班，我也加班，這是權利人要加得平才才行，結果「X X X多加班 X小

時每小時洋五角，共X元」清清楚楚地記在簿子上，報還是疎不通。沒頭沒腦地摸了五天，隊長又有電話來了，就是全隊奉調最前線，咬緊牙齒，閉着眼，也就過去了。

情形愈來愈嚴重了，在前線跑來跑去的終不免與牛豬雞鴨為伍的，牛豬雞鴨是人來養牠，當然也是有人住的地方，但是我們這般「官長」們，偏偏說這不是人住的地方，我們沒有理會到人家已在這不是人住的地方住了幾十年代了。

如果心緒又不好，話，格外受不住時疫的侵襲。到了X X鎮便連一接二的病倒下來，主管人員忙着打公報，當差的跑酸了腿，沒病的天天和廚子板面孔，廚子在外和丘八老爺爭着買菜挨了打，回來又受先生們的罵，一肚的苦處無人理。X X也不時打電話來，報告病者累累，班務無法維持，隊長忙去請示上峯，回示是「勉力維持」，隊長接着更作急，自己也病了。「第X隊全軍覆沒了！」大家慘然地，這樣想，初不料剛上保衛大武漢的前哨，一次密集一個散開，就弄得這樣岌岌可危！幸而不久上面就分發了些藥物下來，天氣也較涼快了，少數病重的由營局派車接回去，大家的心裏才輕鬆了些。

可是敵人的砲聲也愈響愈近了，敵人是會忽略我們這一線的。

築起了一條三百多里的保衛線

之妻女，奴汝之家人，富貴之態未償，骨肉先受其侮，縱不願已恥，獨不為兒女計乎？敵人養汝，不過暫時供其糧策，用汝則呼之來，不用則斥之去，國人呼汝為無恥之漢奸，敵人視汝為下流之奴隸，汝能忍受，汝子孫能忍受乎？六百元局長，四百元課長，能作幾時？以有限制之金錢，出賣人格，贏得世人唾棄，未免不值。現在交通當局，寬大為懷，凡失地人員，限期底至漢報到，不加處分，限期則一律斥革。不但不計前尤，仍開自新之路，望失地同人，幡然悔悟，早離開敵人羈絆，來齊一我們的陣綫，增強我們抗敵的力量，共同打倒不共戴天之日本強盜，爭取最後之勝利，我各失地同人，其速來歸！其速來歸！

但北自X X南至X X我們已築起了一條三千里相當機械化的保衛線了。放射着以漢局為中心，雄偉地站在六七百里外武漢的外圍，偉大的武漢伸出了牠幾條漫長的敏銳的「觸鬚」，敵人，你來吧，任你碰到那「觸鬚」，就等於碰到了大武漢的全身，立即來一個猛烈的追擊着你的落花流水！但敵人畢竟碰過來了，近日來每分鐘可以聽到清晰的砲擊，正驚於自己的許多無可諱言的弱點，將如何奮力自勵！請全國電界同人注意着我們這一條必要而還呈露着許多弱點的大武漢的保衛線罷！我們站上了這個最前哨，決不畏怯，決不後退，我們決心完成國家所給與我們的使命，但我們需要更多的幹練同人來補充，切望當局給與我們更多的援助，更精確的指揮！

# 一年來電信界救運之回顧

黃逸夫

看了這麼長的題目，有人或者會發生這樣的疑問吧：

「電信界裏有沒有救亡運動可以回顧一下呢？」

「有的！」我可以肯定地答覆。

日本帝國主義爲了實現大陸政策獨霸東亞；爲了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來解決帝國主義內在的矛盾；爲了……

於是在去年七七，又造成了蘆溝橋事變。

而我們——中華民族的兒女，爲了不願做亡國奴，爲了保衛祖國；爲了全世界的正義與和平，全國的人民親密地合作，形成了空前的團結與統一，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英勇抗戰。

每個人都了解：祇有抗戰到底，將暴日的迷夢打得粉碎，中華民族才能光榮地永生下去；祇有全民動員，一致參加抗戰我們才能獲得最後勝利、才能擺脫日本帝國主義加予我們的枷鎖，獲得自然與解放。

「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的政策！」

同胞們高呼着這個口號，一時的受挫，一城一地的失陷，並不能動搖我們的堅強的信念！我們愈打愈起勁，將敵人的後方變成

前方，使敵人窮於應付。雖說抗戰一年多中，我們失去了極大的土地，然而，敵人除了佔領交通線及重要據點外，以外的地域仍無力控制，失去的土地上依然飄揚着我們的國

缺乏組織的電信界，並沒有一點反響，大家依然渾渾噩噩地過着散漫的生活，除了工作稍忙外，一點看不出戰時緊張的形態。

在上海，國際電台的同人亦有過救亡的組織，做了些什麼工作，則不得知。接着，在銅山，成立了「電信界職工戰時服務團」。他們也發過宣言，（曾在本刊七八兩期合

緊急警報中

冒險維持通訊

之任務員



刊登過，合刊因首都失陷，未曾寄出，讀者都未見到，真可惜）。宣言中記得有這樣兩句話：「我們是公務人員，應努力做事；同時我們不能忘記我們是國民一份子，在工餘還應從事救亡工作」。

這個團體，我曾參加過，所以知道得比較詳細。

發起組織的是幾個熱心救亡的青年，他們寫了一個緣起（就是上面說的宣言），徵求同人參加。參加的有

三十多人，大半是話務員和

線工；報務員祇有幾個，而且是不參加什麼

工作的。在電話局弄了一間小房間裏面放着

救亡的雜誌和小冊子。

服務團並沒有「服務」什麼，他們的主要的目的是，先有了組織，在集體生活中訓練

旗。

電信界的救運亦就隨着抗戰而展開。

最先成立的是重慶電抗會，他們發表了一篇宣言，（曾在會報上刊出）那時本刊還在對京出版，亦曾竭力號召過。然而，一向

## 搶救 仁傑

局長先生來徵求我的同意，隊長要派我到已劃入警戒區域的漕河報房去搶救一部份所遺下的機料，他們好像都不好意思命令式地一定要我去，因為那邊在退後到四十里的界嶺的人們想來，已是一個非常嚴重恐怖的地域了，但這是我半個月以來的夙願，到前幾亂跑已好幾個月了，除了有一天被敵機整天轟炸掃射得連氣也幾乎透不過來外，火綫上的特殊空氣一向心馳神往。

上午遠處隆隆的轟炸聲依然頻頻可聞，這是好幾天來敵機向我漕河警戒區不斷狂烈的轟炸，心裏自然有些躍躍。下午一時半率領軍人七八——他們沒有被人家徵求同意的權利，但他們也一點不遲疑。

是淡淡的秋陽，清朗的高空，秋風迎面吹來，略有涼意，滿山遍野的樹林裏，休息着「待天昏」的士兵，青黃的山草裡，露出片片紫紅土。多靜謐的「詩」的曠野！敵機也不敢打擾這莊穆美的恬靜！只有間或一二軍穿着草黃軍服的工兵在山巔上構築工事，一二個負傷的士兵在寬大的公路旁呻吟，但聲音是如何地微弱啊，在這廣漠的田野。

前進，擬想着就在面前的一般緊張嚴肅的空氣，提防着隆隆的敵機會粗暴地擾亂這美的靜。

自己。所以最初成立了歌隊。參加的大半是從南京調來實習的話務員，只練習了三四次，就無形停頓了。此外，出版過兩期「救亡路綫」，亦沒有收得多大效果。爲了提高團員的抗敵情緒，曾開過幾次晚會，但是參加的總不多。

沒有同主管者取得聯絡，又缺乏工作的幹部，後來又幾位離開了銅山，這個服務團就此完結。那時濟南方面亦有熱心同事想發動救運，後因時局劇變，剛開始起草緣起，敵騎已跨過了黃河。

重慶電抗會起初很起勁，出去宣傳演講啦，唱歌啦，但隨後又消沉下去了，最近沒有聽說過有什麼新工作，大概是成了有名無實的團體了吧！

比較工作活躍的還算「武漢電信界抗敵服務團」。

「武漢電抗團」包含着幾個單位，除了交通電報局外，還有中航公司，財政部，招商局，中央銀行等電台同人參加。主要的工作是成立歌隊，時事座談會，起初參加者很多，以後又逐漸減少下去。請名人學者及救運先進來演講，如長江，錢俊瑞，戈實權沈鈞儒諸先生都來講演過，電信界方面亦曾請朱局長黃局長李季清先生講演，每次來聽的總有三四百人。其他還辦有壁報，參加遊行，新近該團還主辦了一期線工訓練班。

他們在八小時工作之後，還要從事救運，這種熱心爲國的精神是值得欽佩的。團員有一百多人，因爲種種困難，團員與團員沒有緊聯在一起，雖說有了組織，但因組織散漫，仍舊發生不了大的力量。

從事救運的同人當然是赤心愛國的，他們的工作亦完全爲了協助電政當局法令的推行，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有少數人仍不明大勢，不但不予以領導和扶助，使它完成神聖的使命，反而加以岐視。在國家這樣危急之秋，有人想出力救亡，而竟得不到別人的諒解，說來也真是使人不易相信似的。

除武漢電抗團外，最有生氣的就是長沙電抗會。他們在賢明的局長張振作先生領導之下，努力做救亡工作。他們成立了歌隊隊，劇團，漫畫宣傳隊。劇團在長沙公演過，播過音，演出過街頭劇，成績相當好。其他還有壁報，慰問傷兵等工作。

湘電抗會有着光明的前途，如果能好好工作的話！

我們希望上面所說的三團體，工作一天天進展，組織一天天健全，克服工作中遭到的困難，堅強地奮鬥下去，不要像一般團體似的「虎頭蛇尾」只有五分鐘熱度！

以上很簡略地回顧了一年來電信界的救亡運動。

很顯明地，電信界裏已經起了救亡運動

一座漫長的大木板橋在前面了，這是我們半月前急急地在月亮下從河東渡過來的，半月來差不多每天聽到猛烈的轟炸，一向担憂着輻的安危，現在牠還是雄偉地躺在一條數十丈闊的沙河上安全無恙。但情形到底有些兩樣了，河的這邊一字兒挖成了許多戰壕，河的那邊更不知作何情狀。

翻過了四五個小山頭，在河畔的一所小茅屋裏找到了通信所裏的一位參謀，把一張介紹條子遞上去，他笑着答道：

「我那裏有衛兵啊！只有一個勤務兵，現在病倒在床上，一枝槍也沒有啊！」

這倒使我有點遲疑了，前幾天派了一個工頭去過，回來的報告是那邊的駐軍如何不講理，扣着東西不放，把伙子也劫了去，臨走時還要奉送「火腿」一隻。

「沒有什麼的，今天是你官長去了，一定沒有問題的。」那位參謀鼓勵我。

是的，我穿的是假嘩嘩的軍服，一條光亮的皮帶斜在胸前，外加領頭上兩塊隊長新從漢口帶來的閃亮的通信少校的領章就憑這一點也足夠應付了！況且駐軍到底是自己人，相當的解釋一定可以說服他們。於是我們便壯着胆，赤手空拳地在夕陽反照中通過了這座大木板橋，橋墩兩旁兩個小土堆，沿着橋板是新裝的電線，守兵高聲的喊着「請當

的波浪，然而這波浪是多麼微弱啊！，在桂林，成都，廣州，貴陽，蘭州，長安，昆明，永康，南陽吉安等大局，那裏有好幾百同人在工作，但是至今仍是散漫如沙，沒有一個堅強的救亡組織，這可以說是全體同人的恥辱！

「我們不要做散沙，而要做水泥！」

怎樣才能成爲水泥呢？一句話：「組織起來！組織起來幹什麼？」組織起來做救亡工作，爭取抗戰最後勝利！」全國的同人們：現在不能再猶豫苟安了，來吧！讓我們來掀起電信界救亡的巨浪！

### 利用電話機傳遞電報與莫氏傳報之利弊

徐 鯨

自到涇局以來，因報務簡單，沒有什麼可記。不過有一點感想，特寫出與同人研討，這感想就是近來的工作經驗，覺得用電話機傳遞電報，比用莫氏機好，今試述其好處約有五點：（一）速率比莫氏機快（二）錯誤比莫氏機少，因對於綫路漏電感應及機械不良等原因所發生之錯誤皆可免除。（三）可以節省大量紙條電瓶墨油等電料，此在戰時運輸困難，外貨昂貴情形之下，節省電料，尤爲可貴。（四）電話機件較廉，附件簡單，攜帶輕便，而且消耗材料極少，維持容易，此在前方移動性大之局所，用電維持通信適宜。（五）工作人員訓練與補充較易，就現有之話務員略加報務之訓練，即可勝任愉快，在目前報務員時感缺乏之情形下，尤其值得普遍通行盡量利用電話傳遞電報。至于國家在人事業務及材料方面可以節省之開支，因身邊無統計數字等參攷資料，無法指陳，惟估計如能制定整個計劃以普遍推行，其能節約之數當不在少。維凡事有利必有弊，電話傳報之弊，約有一端，即無憑據是也，然此不足爲病，無線電報即無憑據，未見其因此而失特長也。反之，如有錯誤雙方皆須負同等責任反能促使雙方謹慎從事，其正確率實高于在同樣環境下工作之莫氏機也，愚見是否有當，尚希 賢明當局及有關同仁予以注意，並有以研討與指正。幸甚！

中走，旁邊危險！」

還是寬大的路，廣漠的野，但河東的空氣顯然和河西不同了。這裏包含着緊張，恐怖，淒涼；在慘淡的夕陽下，村莊裏已沒有半個人影，土壁被震倒了，孔隙中可以看見蓋滿了灰塵的鍋蓋，泥灶，木床，板橙……雜亂地，地上滿鋪着雪白的新棉花，這是駐軍們從棉田裏拾來準備睡的，現在他們前進的前進，後退的後退了，空留着喪了魂的狗倒拖着尾巴在荒道邊徘徊，沒了主的水牛在田野裏吃草。棉花田裏是濃厚的雪白的新結成的棉花，——這使我聯想起了在南京時一個上海北鄉的同事描述他鄉的棉花熟了無人收，如今恰恰一年，不幸這淒慘的景象在蘇京千仞里的這裏被我證實了！

在慘淡的夕陽下，默默地走着，如果把這一個畫面搬到銀幕上去，配以相當淒涼的音樂，觀衆將替我們抱如何恐怖的心理啊！踏踏昔日買藕吃的荷花池，那個吝嗇的挖藕者也只好拋下滿池荷花不知去向了；穿過有一次借棧渡小溪的農家，溪水依然流，室中人寂寂了；在公路上，一個半月前親眼看那矮機轟開來的彈穴旁，一個士兵的屍體正發着濃烈的臭味，腰中已爛成一個大窟窿，一隻手腕被野狗吃掉了。

走，懷着好奇驚疑的心，走進了叢林中

## 劫後揚州

玄父

(一)初入窮鄉的見聞

我是在去年十一月底由上海到揚州的。那時鎮江被敵機轟炸，逃過江來的人很多，街上好像很熱鬧。過了幾天漸漸有些不對了，大商店均借了「店員返鄉」的藉口而停止營業，同時我們的軍隊也一批一批地開走了。

十二月上旬的某日，我從揚州電報局裏，得到日軍在秦興登陸的消息，又聽說揚州的郵局和電局都要搬移下鄉；所有的銀行，也搬走了；我遂在全城警察總撤退的那個早晨，同妻帶着二個孩子下了鄉。那是揚州西北鄉揚州鎮，離揚州三四十餘里，在公路幾十餘里之外，我的妹妹逃避在那裏，所以我也逃到那裏去。

鄉間的生活很簡陋，富戶才有瓦屋，一般人只能住草屋。那時草屋也因為逃難人多而貴了，我租了一間，要三元錢。因為謠傳鄉間匪多，我們祇帶了一個行李，兩個小包。鄉下人對於我們新來的人，用驚奇眼光看。在我們吃晚飯的時候，房東和鄰家的男女都來了，擠滿一屋子的人。

「你們從那裏來的？」一個中年女人發了。

問。

「從揚州城裏來的」我答。

「不是的，我們是從上海逃揚州，又從揚州逃下鄉來的呢」。妻詳細地告訴她們。

「上海真好玩吧？」二房東問。

「是的，但是現在的大上海，已被日本的砲火毀滅了，那和鎮江被轟炸，一般地顯示了敵人的殘酷。但願揚州不遭敵人蹂躪，就萬幸了。」我說。

「我們鄉間再安全沒有了，從來沒有鬧過兵災，無論打什麼仗，都沒打到這裏來過。你們躲在這裏，是最安全的了。」一個老頭兒說。

「你們在這裏暫避一時，不論是南軍或北軍，一個進，一個退，只要勝敗一分，出示安民，你們就可以進城去了。」一個學究似的大家都叫他三先生的說。

「什麼？誰是南軍誰是北軍」我詫異地問。

「現在不是又在南北戰爭了嗎？」他說

「這次的戰爭並不是內戰，你完全弄錯了。如是內戰，我們也不用下鄉了，現在是



的小茅屋，這是我們半月前的報房，而今說起話來頂響的老婆婆呢？白臉聰明的小姑娘呢？屋前依然一池塘水，可是再也沒有人去爭佔那塊唯一的水灘石了。報房裏已一片漆黑，攆剩下來剩的機料胡亂地鋪滿了一地，檢拾啊，桌子下面的紙團兒，鋪在地上的膠粉，摔在牆腳邊的避電器……沒了水的電瓶，一團團塞過了孔的紙條，裝成兩大隻，扛到池邊邊，二個人「一二三」，「撲通」！沉重的簍子也浮不起來了。隆隆震耳的炮聲隨着夕陽從西山頭沉下去，便從東山頭響過來。

「快些搬啊！說不定炮火會飛到這裏來的，」有人這樣警告着大家。

急忙地搬了兩大車，在昏暗的暮色中，又急急地通過了那座大橋，心裏好像放下了一塊千斤石。

「假使這是我的故鄉，將更加地不勝這故道夕陽，今昔迥異之感啊！」心裏想，事實上故鄉已在鐵蹄下，正不知千百倍於此情此景，不堪回首話當年也！

在冥暗中，大路上再也沒有方才那樣的靜寂了，汽車，大炮，騾馬，彈藥，忙碌地活動起來，「白天是敵人的，可是黑夜完全在我們控制之下。」不禁作如是想。

午夜後一時，返抵界嶺，人被飢渴困在床，猶聞隆隆聲不絕。

我們和日本人打仗，她要滅亡我們的國家。這是我們生死存亡的戰爭。你看他們在鎮江上海等處的暴行，就知道牠絕不同於內戰了。萬一我們的國家被滅亡，那亡國奴的滋味，才難受呢。」我說。

「亡國奴滋味怎樣難受呢？我們還能不能種地？」老頭子問。

「地還能種嗎？子子孫孫永遠不能翻身，永遠沒有出頭的日子！」找答。

「你們在上海做什麼啊？」一個老太婆問。

「在電報局裏」妻說。

「有多少錢一個月呀？」

「三十元。」我知鄉下人的眼光是小的，故意這樣說。

「啊！三十元！一天有一元的進款，實在不錯呀！」老太婆很驚訝地說。

「他們城裏人真有錢，吃的都是魚肉！」一個小媳婦望着我們桌上的菜說。

鄉下人眼光是小的現在鄉間又有土匪，我們不能被他們視為富翁才好呀。他們也實在太窮了，他們早早晚晚都吃稀粥，午餐吃厚粥，一日三餐祇有一樣鹹菜。有時午飯煮乾飯，燒一樣青菜豆腐湯吃，便是很好的飯菜了。其實，一大鍋菜湯裏，祇放一點點油，幾乎連油味也吃不出來的。難怪他們說我們將油當水一般的用呢！他們黎明便起身，到

晚才得休息。冬天雖不用種田，但還要賣出賣勞力。他們終年忙碌還不能得一飽。鄉間的勞力太不值錢了，他們被剝削得真太重了。像他們這樣的赤貧！就是敵人來了，也不能再加重他們剝削吧！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向他們宣傳敵人對於他們的不利呢？

(二)看見一幅亡國圖

下鄉已一星期了。鄉間沒有報紙，得不到一點消息，真如盲聾一般。村裏別的逃難人家，有人下鄉來了，大家便跑去聽新聞，那人臂上纏了一塊白布，上有紅墨水塗太陽，旁邊寫着一行日文，大意是「良民應予保護」？他說：「日軍在你們下鄉的第三天，便到揚州，進城時是用機關槍開路的，一路掃射，打死了不少人，我親眼看見路上許路流着鮮血的死屍。日本進城的第二天，便開始搶劫和屠殺。凡智識份子，穿制服的，和青年學生，均在屠殺之列。人家遭日兵搶劫的，一天有十幾處之多。他們開口就要金銀或法幣，如拒絕，就有槍殺的危險。有一家被日兵在箱子裏搜出一條黃色西褲，問是誰的，一人出來承認，日兵不問情由，便將他槍殺了。還有一次，一個日兵吃醉了，在街上橫衝直撞地走來，迎面遇見一個中國人，即隨使用刺刀向他咽喉亂刺，那個同胞就這樣莫名其妙被刺死了。婦女被姦淫，無論老幼都不能免。一個產婦，產後僅三天，就被淫

姦死了，還有一個少婦，被七八個日兵輪姦死了。還有貞節堂裏的婦女，每天總有幾十個日兵去姦淫，她們生不得生，死不得死，才可憐呢！有很多的婦女，逃到天主堂裏去，求外國神甫保護，日兵在夜裏肥腸進去姦淫。神甫向日本抗議司令卻說。神甫職在傳教，現在聚集許多婦女在教堂裏，未免多事。

神甫氣得無話可說，便將婦女解散了，日兵會將我拉去搬運搶劫來的桌椅和被褥，我看見日本兵營裏堆着很多的細毛皮衣，上半截已被割取，下半截棄在地上任雨水去爛，還有很多紅木桌椅，他們劈了當柴燒……

「你怎麼出來的呢？」A君問

「因為做了很辛苦的勞役，他們才給這個報酬，放我出來的。」他指着臂上的日本國徽說：「出了城又遇日本兵，我向他們舉手行禮，並在地上寫字給他們看，託言下鄉找人來開店，才放我走的。有些日兵還客氣；有些日兵向他行了禮，他還要怒目而視，噁哩咕嚕罵呢！唉！」

我聽了他的詳細報告，彷彿看見一幅亡國圖？揚州的慘狀如在目前！日寇的暴行，簡直比強盜還兇惡十倍啊！

「揚州何日才能太平呢！我們老百姓不來問誰都好！說我們做了亡國奴，就做亡國奴。只要出示安民，讓我們平平安安地過日子，你們別的什麼都可以不管。但是現在要

過安穩的日子也不行了，」一個鄉下人說。「是啊，我們不管他是日本兵也好，什麼兵也好，只要他安民，讓我們進城去，好做買賣。唉，日本人這樣的亂來，真不像要得江山的！」一個逃難的商人這樣說。

我對於這些人議論，無意參加便悄悄地走開了。

(三)鄉人怕兵和劫後的揚州  
我悶悶地信步走道揚州，看見都天廟前，有幾個人正在刮牆上的標語。不多時忽聽說中國軍隊來了，各店趕快關門，惶惶然如臨大敵，我便轉回村莊去了。莊裏各家的門都關上了，我敲門進去。妻怪我出外，並說開村的人都在恐懼中國軍隊的搶劫呢。我很奇怪，在路上並未看見一個中國兵，他們為什麼這樣大驚小怪？我走到後院去看，見許多人向牆外探視，說有中國兵在大路上。我一看，果然有一隊中國兵，坐在地上休息。天漸漸黑了，軍隊還沒有走，鄉人都有些不安起來。我們莊上有一家富戶，是有自衛槍的。他們預備守衛，叫我們趕快到半里外的一個密上去暫避。我和妻抱着小孩。走到那裏，我的妹妹也來了。他說，抱了小孩在田裏跑了幾里路，嚇得不能動彈，被人擠倒在地下。後來有人來報告，說，軍隊在獸欄。喝了點茶，連飯也都沒有吃就走了，原因是恐怕敵人追來。唉！我們從前的軍隊給人

民的印象太壞了，鄉下人怎麼還用從前的眼光來看他們呢？

下鄉已二十多天了，揚州的情形，還不知怎樣？我們初來時還聽見南京那方面，有大砲和炸彈的聲音，後來便無聲無臭，雞犬已停止戰了嗎？我們在渴望着大局早日和平，好回揚州和上海去。後來聽見一些傳說：

「南京城門大開着，日軍衝進去誤觸電網，死了幾千人。敵人坦克車也跌入陷阱，不能起來了，現在日軍已不敢進攻，南京至今還未失陷。我軍已克復溧陽，張發奎將軍已打到上海了，現在揚州的日軍，已欲歸無路，不久就會被我軍消滅的。」這些傳說，聽了固然使我歡喜，但覺說來太容易了，好像不是事實。

聽說很多的鄉下人，可以進城賣菜了，便請一個鄉下人，代我們進城去，送信給我的岳父。因為年高，他老人家，不願遠走，所以至今仍在揚城，我們對他的安全很不放心，所以派人去看看，那鄉下人帶回來了一封回信，大意說，現款已被劫，因為敵人當時用槍口對準他，恐傷萬狀，欲救自己性命，祇能將生活費百餘元交出，至於我兩隻箱子，也被日寇臂開，東西大概損失了！揚州現已成立一個江北地方自治委員會，警察也有了，維持會出告示，初用日本昭和年號，後來將中華民國和昭和並用，真是醜態百出

揚州的牆上，也貼了一些標語和漫畫，說是日本人替中國人打共產黨，共產黨打走了，老百姓就可安居樂業。敵人已陸續運道大批日貨，逼着商店出售，每晚卻將各店的收入全數搜去。敵又擅法新紙幣，將法幣價格貶低，而敵兵固為搶劫人犯的法幣，恐有長官知道，於是用兩元去提一元新紙幣，法幣價格便更低了，有時日兵拿幾十元法幣，到錢店去換新紙幣，等到新幣到手，仍將法幣帶走，商人只好自認悔氣，用兩隻眼對他着。

(四)嘗試小販的生活

鄉間雖無日兵到來，但搶劫卻很可擔心的。離我們一二里路的一個莊上，在一個夜裏被匪搶劫了，我們聽見呼救和嘈雜的人聲和犬吠聲我們在莊上便開槍警戒。第二天聽說那莊上被搶的，是城裏逃難人家，我們莊上那個富戶，因此便有了藉口，要我們出錢，作守夜和買子彈等費用，我們是逃難的，卻被目為富有者，受他們的要脅。如真有錢，倒也不妨，只是我們的錢既少，又無來源，用一個少一個，那裏還能經得起意外耗費呢？我們避難已經夠慘了，還有土匪來欺我們，土匪未來，卻有土豪來迫壓我們，叫我們到那裏去才好呢？

我們的錢慢慢少下去了，但時局不知道要幾月幾年才能結束呢？我們唯一的辦法，

就加緊緊縮，我們每天祇吃一樣青菜，早晚都吃稀粥，這樣果然節省了許多，但柴米房租樣樣都平錢，每月還用二十元的，我被房東大兒子所慫恿，忽然想經商。我於是和他同夥，他出力，我出錢，我們到二三十里外買了些香煙火柴洋油來賣，那時陰歷新年快到了。

我和妻輪流去做小生意，在嚴冬的早晨，天還未明便要起步趕到二十餘里的集上去，我自己想「這能算苦嗎？」我很知「隨遇而安」的哲理，而這種生活，正使我找到一個不可多得的机会去嘗一嘗另一種生活方式的風味，不是很有意義的嗎？我幫着房東大兒拉車子，在田野裏走。看旭日從地平線下升起，寒風吹到臉上，雖然如割，但精神很清爽快，在曉色裏行走，很容易發人深省，聽雞聲喔喔，四野寂靜無人，大地山河，皆在靜默覺得世人皆在夢中，我獨清醒，這時回味人生，真是意味無窮，彷彿身登絕頂，俯視紅塵？向前邁進，感到異常的興奮。

(五)由醜態暴行中走出來

房東的大兒子，和我夫婦倆，在一個早晨，到甘泉去賣慈菇，忽然聽說日軍到了，我急叫妻到一個店裏去暫避，但遭拒絕了。這時有些商店掛起了日本旗，上面還寫着「歡迎大日本」字樣，鄉下人來趕集的，臂上

纏了日本國徽，有的將牠掛在胸前。他們真柔順呀！他們這樣膽怯，這樣陷塌，實在太可恥了。但結果日軍並未到來。

日子過得真快，到鄉間已快兩個月了，我們莊上進城去的，已有數人，都安全回來的，據說進城必須對城門口的日兵行禮。臂上須纏一塊布，上面塗一個紅月亮，（即日本國徽）就可安然無事了。我們莊上有一個皮匠，他要這城去，但他的岳母，說女婿年青，恐怕日軍捉去當兵，堅決不使他去。他說，還是讓她去，比較安當些，因為她是一個五十多歲的鄉下老醜婦了。於是她獨自進城去了。

第二天，她回來了，含着滿眶的眼淚哭喪着臉走進莊來。

「怎麼了？」大家忙問她。

「……」她搖搖頭，淚水淌下來了。

「到底怎麼了呢？」

「我在城內一個小巷子裏歲遇到三個日本兵，他們拖我到一間空屋裏，叫我洗衣服。」

「你便怎麼樣……？」

「我只好依從，因為裏拿着槍，怎麼能抵抗呢？」說着，她嗚嗚地哭了，我們大家相視嘆氣。她這樣一個老醜的鄉婦，還不免蹂躪，寇軍真是豬狗也不如了。

她又說：「在離城四五里的地方，看見

日兵到人家去搶豬牛雞鴨，一面拉夫，叫他們抬着送進城去。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指着他自己頭上的白髮給日本兵看，說是他老了，搖手示意，他不能抬這樣重的豬牛了。那個日兵便舉起刺刀，向老頭子的頭上劈去，頓時鮮血直流，老頭子倒在地下了。……

許多人進出揚州，都沒有生命的危險，我們似乎也可以進城去看看了？看看揚州，失陷後的景象；看看岳家的情形；取出我們的衣服和其他物件來應用；從前我在各刊物上搜集的梁漱溟先生的零星著作；（在我是認爲極可寶貴的東西，雖化錢也買不到的），還有一些書籍和碑帖，也是我十分需要的。爲了這些原因，我實在有進城去的必要。

這個念頭在我心裏波動了許多次，但始終沒有實現！因爲我不願向敵人行禮和佩帶日徽。這個民族最大的仇敵，他的殘暴，他的獸行，凡稍有心肝的人，誰不義憤填膺，欲得之而甘心哩？我們將士的忠勇抗戰，視死如歸，大節凜然的氣概，真可驚天地而泣鬼神。聽到他們慷慨起義的消息，誰不爲他們傷心流淚哩？我不能指顧報國已經很慚愧了；現在都爲了一些身外之物，要含垢忍辱的向敵人做奴隸的舉動，不太可恥了嗎？在一個大風雪的早晨，我和妻帶着兩個孩子，同我的妹妹坐着幾輛小車，向高郵進

發，第二天便安然到了，看見我們自己隨軍了長沙，但心地很爲泰然，因爲我始終不曾隊，我歡喜得如重睹天日，再見親人一般。向敵人做個奴隸的舉動。我拋棄了許多必要的東西，很狼狽的到

## 前線的人手機器問題

仁傑

祇有在前線工作的才能體驗到這樣一個困難：加上了許多緊急標記的軍官電積了一大堆，往往機器壞了，沒法修理吧，壞機器畢竟是不好用的，剛修好一下子又出毛病了，明明一架打字機放在旁邊，而不能用牠，還是拿起鉛筆來抄；在前方局的主管者才真正感到人手不敷的困難！在前方工作當然比較辛苦的，於是接連着病倒了，工作有時不能像後方局班次分明的於是有有的晝夜工作，有的却晝夜敷衍，結果晝夜工作的也不高興了；因此軍官電在後方局台量規定了最大限度的延擱時間的，到了前方就不問了。

記得大都在一次徵調通信隊員時提出了這樣一個條件：「技能熟練，而且忠勇」對的，通信隊員確實應該具有這種條件，一切派赴前方工作的人們何嘗不該如此！工作的人們應該如此，工作的機器也應該「機件完整效率強大」。但事實沒有達到這樣的需要。難道這是保存實力嗎？派到前方去的是「倒霧鬼」，「老爺機器」，結果祇有影響了軍事，損失了更大的實力！假使無意中造成了這「向外丟」，「保不生」的錯誤心理，將造成如何危險的結果啊！事實證明了上前線殺敵的將士決不是「倒霧」，而是爲了民族的生存而進行着光榮的鬪爭，當然不是故意把他們「向外丟」，我們的飛機大砲在前線轟擊着敵人，不一定就會「保不住」。

縱使在前線比較危險，也只應該如何使工作者對於他們的器材像士兵對於武器一樣去愛護牠；惟其因前線工作比較艱苦，也只有應該如何審慎地因事擇人！

眼看着一批批的同人從前方退下去，又滿不高興地回前方來，工作態度消極了，身體病了，各局都鬧着人手不夠，報務紛亂，機器的常壞更耽誤了工作，軍事上急迫地要求着我們，我們有時竟無法應付，希望賢明的當局者切實注意到「人選」「物選」以及「管理」等一切直接影響工作的問題！

# 讀了「前方電信交通的幾個要點」後

明

在「輔電」第十六期上刊有程保溥先生的「一篇短文，今照抄在下面：

一切機件服裝等均要軍事化。

【機件】 以皮面話線為最方便。

【材料】 被服線甚為緊要，乾雷極亦屬必需。

（莫氏機水電瓶似可暫時收藏起來，不妨等到太平時再用）

【人員】 工作方面，一要敏捷鎮靜，二要有胆識耐勞苦。

【服裝】 要算軍裝吃得開，行動工作既方便，而又顯得有精神。（一般寬袖大袍，頗不合時宜，表面上既欠精神，又嫌萎靡，也似乎應當收拾起來。）

【表冊】 種類多，手續繁，為前方人事上，時間上，紙張上，所不許，似應刪繁就簡，以適合環境。尤其是收據登記等等亦宜加以改良。

再敵人迫近或遭遇時，須學游擊戰方式，給他一個「你死我活」，「以一拼十」表演！

方不愧我電界的好漢子，山西平遙局長孟汝奎為國殉難，政府明令褒揚，真是萬古流芳的榜樣，願我電界同人，勉旃勉旃。

對於機件，材料，人員，服裝和表冊，我完全同意程先生的意見，的確是在前方擔任通信工作者應注意的要點。最後兩段，讀後有點小感想。覺得敵人迫近或遭遇時，須學游擊戰方式，給他一個「你死我活」，「以一拼十」的表演。前方的電工工作者大半未受過軍訓並且都沒有武器，為了要做「好漢子而表演」，「以一拼十」顯然是不可能。

如果工作人員受過一般的軍訓，會使用武器，肯吃苦耐勞，到了危急時，可以參加戰鬥。但是這個希望，我們知道是不易實現的。

我以為在危急的時候，倘使當前形勢需要維持最後的進取，我們就應該努力達成這個任務。迫不得已當我們非撤退不可的時候，應該儘可能帶走所有的通訊器材，如果情況不允許我們搶救器物則應選一地點埋藏掩護起來，或者予以徹底毀壞。

「不要留下我們的通信工具給敵人利用！能夠做到這樣，就不錯了。」至於山西平遙局長孟汝奎的為國殉難，確實是值得表示敬意的。平遙失守後，孟君夫婦未及逃出，不願受辱為敵所用，因而跳

井自殺了。拿孟君的自殺去同那般認賊作父的漢奸相比，人格的高下立刻會顯露出來。不過自殺到底底是消極的一種手段，我們是不應該效法的！

在戰區工作的同人們：我們無論在怎樣危急的情況下，為了維持軍事通信，我們得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發揮我們的力量。如果遇着意外的事變，仍要沉着應付；否則輕易地毀滅了自己的生命，那對於抗戰實際是無利的。

自從抗戰軍興以來，國家財政以全力應付軍事；公務員的薪水，有的被打折扣。這情形，自然是為一般公務員所諒解的。國家遭受這樣空前的大戰，在財政上仍能維持穩定。僅僅少數高級薪俸的人員減少一些收入，在一般看來，這正值得禮讚的。但是，另有一些人，以薪水打折扣，而同時工作打了折扣，例如：不守時間，積延公務。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嚴重的現象！我們應該排除這種工作打折扣主義！

折扣主義 風泉

……折扣主義……

……折扣主義……

……折扣主義……

……折扣主義……

……折扣主義……

# 天津電報局苦撐半年之經過

白水

## (一) 盧溝橋事變前之津局

自從塘沽協定成立以後，在日本人心目中，華北——尤其是平津一帶——已視為他的掌中物，對於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無不著着積極佈置。對於有重要關係的交通電信事業，自然也不肯放鬆。於是從滿州電報電話株式會社和東京遞信省派出來的調查人員，紛紛的來到平津一帶。他們最注意的是天津的報話兩局，因為這兩個局子規模比較大的原故。那時差不多每隔兩三天，一定有一批日本人來參觀，純粹的技術人員固然有不少；可是有時候也夾雜着一兩個穿西裝而剃和尚頭的人員，一望而知是軍部人物。當時表面上兩國還在交歡，而且我們也沒有什麼特殊的秘密，所以他們來參觀，總是極力招待，從不加以拒絕。起先幾次，當然大家都有些看不慣，看得多了，也就安之若素，不以爲異。到後來連他們自己也不避耳目，居然穿制服佩長劍的正式軍人，也時常發現在天津電報局了。在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間，開放了所謂「關內外聯絡地報」從此日文字母電報，遂開始出現於天津局。此時正是走私最猖獗的時候，這類電報幾乎全部都是關於走私的買賣。頂多的時候，一天的來

去報，竟能超過六百通。我們損失了關稅不算數，還要我們自己來幫助他們走私。這不僅遠說是一件痛心的事情。到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又開放了天津東京間的無線電路。（二十六年上半年改爲天津大阪間直達）他們和他們本國的通信愈形便利，我們的主權遂更感威脅。到後來冀察政委會正式地聘任了東京遞信局長，佐谷（相當於我們的管理局長）和遞信省技師村田爲交通委員會的顧問，於是他們更可公然的來「顧問」我們的電政了。最可笑的是在二十五年冬天，日本軍部特意從遞信省請了四個技師來調查我們華北電報，電話，無線電及廣播事業，據說要替我們計劃改善，這四個人和平津一帶調查了兩個多月，擬了很詳細的計劃，由佐谷交給冀政委會，可是始終也未見實施，未免使他們操心者有些失望，天津局就在這樣，天天被敵人覬覦的環境中，一直到了盧溝橋砲聲的那一天。

## (二) 戰事爆發後的津局

盧溝橋砲聲是在七月七號晚上，可是正式的戰事，是到了七月二十八日宋哲元發出抗戰通電以後纔算開始。在這一段醞釀時期中，零碎戰事在平津一帶隨處都在發生。

人從國內而國外向這方面源源增兵，他們國內的幾個大報館，如東京，「每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和「讀賣新聞」等也都派遣了大批記者到平津來，一時天津大阪間的無線電路，幾全爲這種新聞電所佔據。用我們自己的東西來替他們宣傳於我們不利的消息，真也是一種失策！可是當時我們未奉命令，不能隨便停止這條電路，一直到後來日本人在天津自己開設了電報局，另外開放了他們自己的電路，大阪方面不與我們工作，以後這條電路纔告傾止，正式戰事爆發以後，我們的陸線和水線即全遭破壞，於是全部報務，只好用無線電來維持，在此有一件事，倒又不能不感謝日本人，就是二十五年開放津日電路的時候，他們曾經強迫我們化兩萬多元錢買了一部他們本國做的一個無線電發報機，這部機器，效率相當的好，這時我們就利用這部機器來和上海做無線電快機通報，後來我們和上海香港馬尼拉通報，都全靠這部機器，天津局這樣繁忙的報務，倘若靠自己的幾部小機器，那倒真有些不好辦呢！天津正式陷落，大約是在七月三十日，所謂「維持會」也於兩三日後宣告成立馬上發表了大批官吏，報話兩局當然也在其內，電報局長是一個名叫李傑的，這位李先生據說就是當時津局的一個現任職員，無非是化了一個名而已，僞委任狀居然還送到

局裏來，當時就被我們拒絕退還，李先生帶她終不敢到局接收，在八月三日晚上十一點多鐘，日本領事館的一個書記官名叫濱村的，突然到局長公館去訪問局長，在這樣緊張的時候，又是將近夜半，有日本人來見訪，總不是什麼好事，一時局中人心惶惶紛紛起猜疑，以為日本人或將對局長有什麼不利的行動；甚至以綁票式的方法將局長綁去亦未可知？這個日本人一直談到將近一點鐘方始辭去，原來他是來做說客的，他勸局長投降降他，與維持會合作。他說，倘若局長願意的話，他明天可以介紹局長去見他們的特務機關長，一定叫維持會仍舊委任王局長為天津電報局局長，所有人員，一概不動。一切事情，都可以由特務機關來担保。這一席話，利誘威嚇，無所不至，可是局長對答得很妙，他對濱村說：「我是一個中國人，而且是國民政府的官吏，有地位，有責任，決不能背叛國家，我王某人向來主張日應該親善合作，這是我歷次代表政府與貴國辦理通郵通車通航等交涉中可以看出來的。可是這一次事情性質兩樣，請原諒，我不能與貴國合作。倘若我這樣做了，就是貴國人也要看不起我的。你是我的好朋友，請你原諒我這一次，將來中日真正親善的時候，我再來為兩國効力。」這一段又硬軟的話，說得濱村無言可對，臨了還是客客氣氣的把他送出大門。

(未完)

## 電信與節約運動

歐陽春

所謂節約是和「浪費」相對的。在抗戰期中，我們少浪費一點物質與精神，換句話說，我們能夠節省物質與精神的無益消耗，把它集中起來貢獻與抗戰，一定可以早些結束戰爭而獲得最後的勝利！

所以，蔣委員長號召全國同胞推行節約運動，實在具有重大的意義。我們希望電信界上自主管人員下至全體職工，都能響應這個號召，實行「節約」使節約運動在電信界風迅速的展開。

我們要節約些什麼呢？

先拿個人來說，應該拋棄以往那種浪漫的私生活，而以緊張的戰時生活來代替。所謂戰時生活就是說不浪費寶貴的時間；不浪費有用的金錢。

譬如說，工作之餘，如果有人約我們去打牌或作別種無聊遊戲我們應予拒絕，並要向他勸告節約時間的重要。

再說平常的宴會，一吃十來塊錢，喝么呼六，大醉而歸，既損健康，又費金錢，亦應拒絕參加！當然我們不能不要朋友，社會上交際是應該有的。不過我們所拒絕的是祇浪費時間與金錢的交際而已。

這樣一來與金錢節省很多，我們仍不能自滿，還要把節省下來與金錢的時間與金錢貢獻到抗戰上去。在公餘，我們除了看書報作運動外，多下的時間可以用到救亡工作上面去。我們要參加電抗會，沒有這種組織的地方，可以聯絡熱心同志來發起救亡組織。除了必需的生活費及家庭負擔費用外如有多下來的錢應該購買公債捐助難民或慰勞前方將士。

將節約與抗戰聯繫起來才是明瞭節約的真正意義，否則拚命節省，連牙膏早點心都捨不得買，錢是節下來了，向他捐一塊錢給難民，連一毛錢都不肯捐，這種只知個人利益的守財奴與浪費者一樣無補於抗戰。不作無聊的應酬，每天空餘時間很多，但是老愛睡覺，並不利用時間參加救亡，甚至連日報也懶得看，這也是同樣浪費了時間！

對於公事方面，在工作時間里，要儘量不浪費時間。多節省一分鐘，就加速一分鐘的工作效率。我們工作時要有負責的精神，不偷懶，不取巧。主管者來看，我們這樣做，真

### 遠方寄來的同情

電信界編委會：在這抗戰的局面下，「電信界」艱苦奮鬥地已渡過了一年有餘，在死沉沉的電界，它像沖起的號聲，多少人被警醒了迷夢，多少人被引出了沈淪，無限的辛勞努力，却也換得了無限的同情鼓勵！光明的未來，已有了廣大的基礎，諸位的辛勞是不白費的了！

今日全民族已進入空前艱難的階段，偉大神聖的戰爭要每個份子熱烈的擁戴支持，才能爭取最後的勝利。電界同仁，因着軍事電信關係的緊密，在抗戰中負着異常重大的使命，然而生活的消沉意識的落後，職責的輕視，在在感到不夠適應抗戰現勢的需要！電界，爲着客觀上的迫求，將負起更艱巨更偉大的使命，希望在通訊報道同人喉舌代表之外，對於同人間生活意識有確的領導同指示！這由黑夜進入黎明的號聲，要吹散每一角的黑暗大地，喚起每一個電信界的戰士，去爭取全民族的解放！

現在兄弟以最敬誠的熱意向各位致敬，並匯上國幣八元以聊解「電界」經濟上的困難。該款是由同事間湊全的，聊盡棉力而已。專此 即請 並致 近安 敬禮！

唐運永 八，廿五。

了依然這樣做，不像有些人見主管來了，裝得非常起勁，一走馬上又談天說地去了。

其次在工作時要避免有意「互罵」「擾亂」。值電報機，常常因不滿對方工作者而大打「油條」往往射延了重要的官軍電。值電話的也有在機上吵鬧。浪費了時間不說，因此不能迅速傳遞通訊，影響抗戰軍事則甚大。

公家的材料應節省使用。比如章氏機來說吧，發報時少放「點子」機上少說無謂的談話，談話時應將收報機關關好，不要浪費紙條。莫氏機也一樣，應盡量節省材料。電信材料大半仰給外國，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當局經濟不裕，來源不易，如隨便糟踏，於自己的良心也說不過去。然而有些同人們對於這點不大明瞭，他們用貼報紙當作「信箋」當作「草紙」，有的人吐痰掉鼻涕也用紙來代替手帕。沒日愛護公物的觀念，這種現象是應立刻改正的！

至於主管人員，對於人事調度及材料管理亦得採用「節約」的原則。以人事支配來說應合乎事實上需要，公平處理，報務忙，各課股室事間，可調一部份人到報房工作，這樣不致於浪費人力。材料絕對禁止無故毀壞，自己要以身作則，做大家的表率。尤其是負責購買公物的人，應勿「存從中取利」的惡念，儘量替公家節省。在國家這樣危急

的時候，如果有人仍是抱自私自利的思想在抗戰的機會中發旺財，實在太對不住自己的良心。

每個人能實行個人「節約」替公家「節約」，那對於抗戰的幫助多大啊！我們要記住：節省全國同胞的人力物力才能實踐「有錢有錢，有力出力」的口號。

### 同人服務版

秦 漢函悉，在渝會晤聆，敏，敏將赴漢弟亦即離此，來函仍寄該處轉可也，并望告通信處，念你！

熊鵬飛兄 現在何處？請將通信處示知

渝萬蘭群

朋友們！

我已得到機會前方去！

來信請寄英山局。

張文英啓

### 來函更正

逕啓者查七月十六日出版之第六期貴刊內登有「西安短訊」三則其中所述「指導工作未能盡善積壓電報及報房內報務員數人當值班時忽患霍亂幸救治尙早未釀巨禍」各節多與事實不符特函奉達即希將此函刊出以代更正 批啟

電信界 交通部陝西電政管理局啓 八，廿